

·中国书史研究·

宋代图书编纂出版纪事——图经(北宋)

李致忠

(接2004(1)期)

27.公元976—984年(北宋太宗太平兴国间),乐史上《太平寰宇记》二百卷。

“《书目》直史馆乐史撰,凡二百卷,载天下州郡国志所著古今事迹。太平兴国中,天下一统,史取自古山经、地志,考正讹谬,纂成此书,上之。始于河南道,终于四夷。又有《总记传》一百三十卷、《坐知天下记》四十卷、《掌上华夷图》一卷。”(《玉海·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五)

乐史氏《太平寰宇记》进书表曰:“臣闻,四海同风,九州共贯,若非圣人握机蹈杼,织成天下,何以逮此?自唐之季,率土缠兵,裂水界山,窥王盗席。至于五代,环五十年,虽奄有中原,而未家六合,不有所废,其何以兴?祖龙为炎汉之梯,独夫启成周之路,皇天骏命,开我宋朝。太祖以握斗步天,扫荆蛮而斡吴蜀;陛下呵雷叱电,荡闽越而缚并汾。自是五帝之封区、三皇之文轨,重归正朔,不亦盛乎!有以见皇王之道全,开辟之功大,其如图籍之府,未修郡县之书,何以颂万国之一君,表千年之一圣?眷言阙典,过在史官,虽则贾耽有《十道述》,元和有《郡国志》,不独编修太简,抑且朝代不同;加以从梁至周,郡国割据,更名易地,暮四朝三。臣今沿波讨源,

穷木知本，不量浅学，撰成《太平寰宇记》二百卷，并目录二卷。自河南周于海外，至若贾耽之漏落，吉甫之阙遗，此尽收焉。万里山河，四方险阻，攻守利害，沿袭根源，伸纸未穷，森然在目。不下堂而知五土，不出户而知万邦。图籍机权，莫先于此。臣职居馆殿，志在坤舆，辄撰此书，冀闻天听，诚惭浅略，仰冒宸严。谨上。朝奉郎、太常博士、直史馆、赐绯鱼袋臣乐史。”

按：乐史字子正。齐王景达镇临川，召掌戡奏，授秘书郎。入朝，为平原主簿。太平兴国五年(980)以现任官举进士，不第。太宗惜其科第不与，授诸道掌书记。雍熙三年(986)，乐史献所著《贡举事》二十卷、《登科记》三十卷、《题解》二十卷、《唐登科文选》五十卷、《孝弟录》二十卷、《续卓异记》三卷。“太宗嘉其勤，迁著作郎、直史馆。转太常博士、知舒州，迁水部员外郎。……史久在洛，因卜居，有亭榭竹树之胜，优游自得。未几卒，年七十八。所撰又有《太平寰宇记》二百卷……《掌上华夷图》一卷。”(《宋史·乐史传》)

该书宋代曾正式雕版行世，残本今藏日本。国内仅有清金陵书局刻本及清抄本，均缺八卷，《古逸丛书》中有杨守敬从日本辑补回五卷。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太平寰宇记》提要

28.公元1056年(北宋仁宗嘉祐元年)，知制诰王洙等所修《地理新书》三十卷成。

“初，真宗朝史序等撰《乾坤宝典》四百五十篇，其三十篇，地里也。其书丛谬，景祐三年(1036)六月己酉，命嵇颖、胡宿重校阴阳地理书，五年而毕。司天少监杨惟德等别修成三十篇，赐今名。皇祐五年(1053)正月癸亥，复命知制诰王洙提举修纂地理图书，直集贤院掌禹锡、著作刘义叟删修。嘉祐元年(1056)十一月，书成三十卷，上之，赐名《地理新书》。赐洙等器币。”(《玉海·皇祐地里新书》卷十五)

按：王洙字原叔，应天宋城人。《宋史》本传说他“汎览传记，至图纬、方技、阴阳、五行、算术、音律、诂训、篆隶之学，无所不通”。他一生参与撰修过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国朝会要》、《大飨明堂记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祖宗故事》、《三朝经武圣略》、《乡兵制度》，并自撰《易传》十卷、杂文千余篇。他所提举修撰的《地理新书》，

在宋代似由国子监正式刻印出版过,此从金代毕履道为刻此书而写的序言中可以窥知。金太宗大定二十四年(1184),平阳毕履道为刊印宋王洙《地理新书》特写了一道序文。该序称:“宅葬者,养生送死之大事也。自司马史分阴阳家流,至唐迄宋,屡诏儒臣典领。司天监属出秘阁之藏,访草泽之术,胥参同异,校覆是非,取合于理而灾祥有稽者,留编太常,即今之颁行《地理新书》是也。俾世遵用,以裨政治。保生民跻于寿域,惠亡者安于泉下,示爱民广博之道,不其韪与? 兵火之后,失厥监本,于是俗所传者甚有纰谬。至于辞略而理乖,名存而实革,即寢差误,触犯凶灾,仆深患斯文之弊。遂质师说,访求善本,参校以正之者,仅千余字;漆补遗缺者,几十数处……发挥经义,注释礼文,岁余方毕,藏之于家,以俟同道之能者踵门而采择焉。时在大定岁在丙午执徐,平阳毕履道题。”从这道序文中,可以判断《地理新书》在宋代是由国子监刊行过的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部影金抄本此书,盖据毕履道刊本所影写,当不失北宋国子监本之大体。

29.公元1074年(北宋神宗熙宁七年),赵抃主修之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三十卷书成。

“熙宁中,赵抃再守成都,延博识之士,参考众书,述其郡邑、山川、都城、邑郭、府、寺、宫、室之详,分百余门。”(《玉海·熙宁成都古今集记》卷十五)

按: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·地理类》著录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三十卷,谓“知府事信安赵抃阅道撰。清献自庆历将漕之后,凡四入蜀,知蜀事为详,故成此书。熙宁七年也。”因知此书成于熙宁七年。

“赵抃字阅道,衢州西安人。进士及第,为武安军节度推官。……翰林学士曾公亮未之识,荐为殿中侍御史,弹劾不避权倖,声称凜然,京师目为‘铁面御史’。……移梓州路转运使,改益州。……加龙图阁直学士,知成都。……成都以戍卒为忧,遂以大学士复知成都。……元丰七年,薨,年七十七。赠太子少师,谥曰清献。”这是《宋史·赵抃传》的记载,只记他三次入蜀,而第一次入蜀当在庆历中,前后相加,正好是四次。所以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说他“凡四入蜀,知蜀事为详,故成此书”。南宋绍兴三十年(1160)王刚中字居正者,又撰《续成都古今集记》二十二卷,盖已是卧游之作了。

30.公元1075年(北宋神宗熙宁八年),沈立上《都水记》、《名山记》。

“熙宁八年七月四日丙子,右谏议沈立上《都水记》二百卷、《名山记》一百卷。诏奖之。”(《玉海·熙宁都水名山记》卷十五)

按:沈立其人在前边介绍过。他曾于熙宁间“迁京西北转运使。都水方兴六塔河,召与议,立请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,分杀水势以省役,从之。加集贤修撰、知沧州,进右谏议大夫、判都水监,出为江、淮发运使。……初,立在蜀,悉以公粟售书,积卷数万。神宗问所藏,立上其目及所著《名山水记》三百卷。”(《宋史·沈立传》卷三百三十三)这里所谓的《名山水记》,其实就是《都水记》二百卷、《名山记》一百卷。

31.公元1077—1078年(北宋神宗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),宋敏求纂修《东京记》三卷。

“《东京记》三卷,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次道撰。上卷为宫城,周五里,唐时宣武节度使治所,建隆三年广城之北隅,用洛阳宫殿之制修之;中卷为旧城,周二十一里一百五十步,唐汴州城也,号‘阙城’,亦曰‘里城’;下卷为新城,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,周世宗所筑罗城也,号曰‘国城’,又曰‘外城’。三城之内宫殿、官府、坊巷、第宅、寺观、营房次第记之。”(《直斋书录解题·东京记》卷八)

按:宋敏求(1019—1079)字次道,宋赵州平棘人。宋绶之子。仁宗宝元二年(1039)赐进士及第,为馆阁校勘,出签书集庆军判官。任编修官,预修《新唐书》。英宗治平中,以工部郎中修起居注,并编修《仁宗实录》,知制诰,判太常寺。《宋史·宋敏求传》载邓润甫谓帝曰“‘比群臣多尚告讦,非国家之美,宜登用敦厚之士,以变薄俗。’乃加敏求龙图阁直学士,命修《两朝正史》,掌均国公笺奏。元丰二年(1079)卒,年六十一,特赠礼部侍郎。”考《宋史·神宗本纪二》,谓熙宁十年(1077)“五月戊午,诏修仁宗、英宗史。”而宋敏求受命预修两朝正史,已有了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,可见他晋级龙图阁直学士,当在熙宁十年五月以前。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在著录《东京记》时,称他的头衔便是“龙图阁直学士”,可以判断他撰写《东京记》亦当在熙宁十年五月前至元丰二年(1079)他死之前这一段时间内。

考《宋史·地理志一》,谓“东京,汴之开封也。梁为东都,后唐罢,晋复为东

京，宋因周之旧为都。建隆三年（962），广皇城东北隅，命有司画洛阳宫殿，按图修之，皇居始壮丽矣。雍熙三年（986）欲广宫城，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，以居民多不欲徙，遂罢。宫城周回五里”。又谓“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。……新城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”。与《直斋书录解題》所记略有出入。东京新宫城修成的时间，似应当在太祖时期。《宋史·太祖本纪三》谓“汴京新宫成，御正殿坐，令洞开诸门，谓左右曰：‘此如我心，少有邪曲，人皆见之。’”可知在宋太祖在世的十六、七年中，开封的新宫城已经修成。

32. 公元1079年（北宋神宗元丰二年）以前，宋敏求撰《长安志》二十卷成。

“《长安志》二十卷，宋敏求撰。赵彦若元考为之序。二书（指《河南志》及本书）凡例微不同，然汉、唐旧都遗事详矣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題·长安志》卷八）可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长安志》。

按：其书不仅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有赵彦若序，前引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亦著录有赵彦若序。赵彦若，《宋史》无传，只在他父亲的传记末尾有一句话“子彦若，试中书舍人”。然细考还是可以考出他一些行实。赵彦若字元考，青州临淄人，赵师民之子。以父荫入仕，元祐初，累官兵部侍郎，改礼部，寻权刑部尚书兼侍读，转为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绍圣初，章惇当国，恶元祐党人，以彦若预修《神宗实录》，谪澧州，寻卒。因知他也是神宗、哲宗时候的重臣，因而有可能为宋敏求的《长安志》写序。至于他为什么会给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写序，盖与他家学有关。《宋史·赵师民传》说皇帝“他日读《汉纪》，问长安城，众莫能知，共推师民。因陈自古都雍年世、旧址所在，若画诸掌。帝悦曰：‘何其所记如此？’”可见他父亲就非常熟悉长安的地理与掌故。其父四十四岁才完婚，晚年得子，爱之不胜，故从小教他知识，因而以熟悉长安地理的资格为同时的宋敏求写序，亦未可知。此书宋刻本久佚，到元朝又有李好文者作《长安志图》三卷，因而到明朝成化四年（1468）便由邵阳书堂将这两部书合刻在了一起，成为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。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李经又重新刻印出版。这些版本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。

33. 公元1080年（北宋神宗元丰三年），王存等修《九域志》十卷成，在延和殿进呈。六年闰三月奉诏镂板。八年八月颁行。

熙宁“四年二月甲戌，命赵彦若考图籍画天下地图。六年十月甲

午，上《十八路图》二，及《图副》二十卷。八年七月十一日辛丑，诏三馆、秘阁删定《九域图》。以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：‘今《九域》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，至今涉六十余年。州县有废置，名号有改易，等第有升降，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。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。’乃命集贤校理赵彦若、馆阁校勘曾肇充删定官，彦若辞，复命光禄丞李德刍删定。而知制诰王存审其事。既而上言以旧书不绘地形，难以称图，更赐名《九域志》。壤地之理合、户版之登耗、名号之升降、镇戍城堡之名、山泽虞衡之利，皆著于书。道里广轮之数，昔人罕得其详，今一州之内首叙州封，次及旁郡，彼此互举，弗相混淆。总二十三路、京府四、次府十、次州十、州二百四十二、军二十七、监四、县一千一百三十五，为五十卷。《会要》元丰三年闰九月延和殿进呈，六年闰三月诏镌。八年八月颁行，十卷。”（《玉海·熙宁九域志》卷十五）

按：王存字正仲，润州丹阳人。庆历六年（1046）进士，调嘉兴主簿，擢上虞令。元丰元年（1078）为国史编修官，修起居注。二年（1079）迁为右正言、知制诰、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。他主修《九域志》当就在这一年。其进书表今存，可见于中华书局本。

其书最早付梓于元丰六年（1073）闰三月，是中央官刻本。其后民间亦有刊本行世，书中多出“古迹”一门，故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有新旧《九域志》分别予以著录。元丰间所刻经进原本盖在明末清初失传。传世者只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，后归徐乾学传是楼所藏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者即此本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影宋抄本，盖亦祖于元丰本。

34. 公元1080年（北宋神宗元丰三年），李德刍上《元丰郡县志》三十卷、《图》三十卷。

“元丰三年十月辛酉，详定官制所检讨文字、光禄寺丞李德刍上《元丰郡县志》三十卷、《图》三十卷。”（《玉海·元丰郡县志》卷十五）

35. 公元1084年（北宋神宗元丰七年），秘书省正字朱长文撰成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。

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进书表曰：“方志之学先儒所重，故朱

赣风俗之条，顾野王輿地之记，贾耽十道之记称于前史，盖圣贤不出户知天下，矧居是邦而可懵于古今哉？按《唐六典》，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。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，与版籍偕上省。圣朝因之，有闰年之制。盖城邑有迁改，政事有损益，户口有登降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吴为古郡，其图志相传固久。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，每州命官编辑而上，其详略盖系乎其人，而诸公刊修者，立类例据所录而删撮之也。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，其文不得不简，故陈迹异闻难于具载。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，其间近事未有纪述也。元丰初，朝请大夫、临淄晏公出守是邦，公乃故相国元献之子，好古博学，世济其美，尝顾敝庐语长文曰：‘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湮落不收，今欲缀缉，而吾所善练定以谓唯子能为之也。’长文自念屏迹陋巷，未尝出庭户，于访求为艰，而练君道晏公意，屡见趣勉，于是参考载籍，探摭旧闻，作《图经续记》三卷。凡图经已备者不录，素所未知则阙如也。会晏公罢郡，乃藏于家。今太守、朝议大夫武宁章公治郡三年，以政最，被命再任，比因临长文所居，谓曰：‘闻子尝为《图经续记》矣，余愿观焉。’于是稍加润饰，缮写以献，置诸郡府，用备谘阅，固可以质凝滞，根利病，资议论，不为虚语也。方圣上睿谟神烈，声教光被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，广地开境，增为郡县，倘或申命方州，更定图籍，则此书庶几有取也。事有缺略，犹当刊补。其古今文章，别为《吴门总集》云。元丰七年九月十五日，州民、前许州司户参军朱长文上。”

祝安上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后序称：“秘书省正字、枢密院编修朱公伯原，尝为前太守晏公作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，既成而晏公罢去，遂藏于家。其后太守章公虽求其本以置郡府，而见之者尚鲜也。元符改元，安上以不才，滥綰倖符。到郡之后，周览城邑，顾瞻山川，窃欲究古兴替盛衰之迹，而旧经事简文繁，考证多阙。方欲博访旧闻，稍加增缀，而得此书于公之子耜，读之终卷，惜其可传而未传也。于是不敢自秘，偶以承乏郡事，俾镂版于公库，以示久远。若乃

著述之本意，则详于自序，而其摭辞之博赡，措意之深远，则又详于常、林二君之后序矣，兹不重见，姑志其刊镂之岁月云。越明年，岁在庚辰八月望日，朝请郎、通判苏州、权管军州事祝安上书。”

孙佑《吴郡图经续记》跋称：“自庚辰八月权州祝君镂版题跋之后，距今绍兴甲寅实三十五年，佑被命假守。时兵火之余，图籍散亡，秉笔凝滞，触事面墙，每贤士大夫相过，必以谘访。未几，前湖州通判陈能千，自青龙泛舟携此书相访，开卷欣跃，因授学官孙卫补葺校勘，复为成书以传，异日职方氏续修中兴新书，当亦有取于斯书，则乐圃先生之志不泯矣。绍兴四年六月初十日，涟水孙佑书。”

“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，秘书省正字郡人朱长文伯原撰。记祥符以后事，亦颇补前志之阙遗。长文，吴中名士，病废不仕，自号乐圃，卒于元符元年（1098）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題·吴郡图经续记》卷八）

按：此书还有常安民和林處两序，所以上引祝序中所说常、林二君，即指他们。是书之首次刻印出版，当是祝安上于元符元年（1098）通判苏州时开始操办的。元符二年（1099）八月版行于苏州公使库。三十五年之后，即绍兴四年（1134）六月，由吴郡太守孙佑主持再刻于苏州学官。惜两个宋本均佚。今存世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二年（1574）龙宗武刻本，其次是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朱钥明教堂刻本。另外还有明、清抄本。并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朱钥刻本，且为黄丕烈校跋者。

36. 公元1078—1085年（北宋神宗元丰间），李清臣等上《土贡录》。

“《书目》二卷。元丰中，翰林学士李清臣同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撰。先是，清臣详定朝会议注所承诏稽案图志，推原物产，凡轻重多寡，为条次开列，上之。治平四年四月壬申，神宗出诸州贡物名件，自漳州山薑花，至同州楸梓，凡四十三州七十种。手诏曰：‘四方入贡，虽云古礼，考之禹制，未有若兹之繁。今一郡岁有三、四而至者，自今其悉罢之。’”（《玉海·元丰土贡录》卷十五）

按：李清臣字邦直，魏人。举进士，其文被考官韩维称赞“有荀卿氏笔力

也”。尝作《韩琦行状》，神宗读之曰：“良史才也。”因而被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，撰《河渠》、《律历》、《选举》诸志，文直事详，人以为不减《史》、《汉》，故又同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。他同张诚一合撰《土贡录》当在此之后。元丰实行新官制，进吏部尚书。

37.公元1105年(北宋徽宗崇宁四年)以前，李格非撰《洛阳名园记》一卷。

“《洛阳名园记》一卷，礼部员外郎济南李格非文叔撰。记开国以来卿公家园囿之盛，其末言：‘天下治乱之候，在洛阳之盛衰；洛阳盛衰之候，在名园之兴废’，使人感慨。格非以不肯与编元祐章奏，入党籍。《国史·文苑》有传。世所谓易安居士清照者，其女也。格非苦心为文，而《集》不传，馆中亦无有，惟锡山尤氏有之。《文鉴》仅存此跋，盖亦未尝见其全集也。”(《直斋书录解题·洛阳名园记》卷八)

按：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谓李格非幼时即俊警异甚，时“有司方以诗赋取士，格非独用意经学，著《礼记说》至数十万言，遂登进士第。调冀州司户参军，试学官，为郢州教授……。入补太学，自转博士，以文章受知于苏轼。尝著《洛阳名园记》，谓‘洛阳之盛衰，天下治乱之候也’。其后洛阳陷于金，人以为知言。……召为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、礼部员外郎，提点京东刑狱，以党籍罢。卒，年六十一”。有材料说他大约卒于崇宁四年(1105)，由此前推，其生年当在1045年，也就是仁宗庆历五年。因知他的主要活动时间，当在北宋神宗和哲宗两朝。他的《洛阳名园记》也当完成在这段历史时期内。此书宋版久佚，《四库全书》及若干丛书中收有此书。

38.公元1102—1110年(北宋徽宗崇宁元年至大观四年)，范致明撰《岳阳风土记》一卷。

“《岳阳风土记》一卷，宣德郎监商税务建安范致明晦叔撰。元符进士第二人，仕至次对。其在岳，盖谪官也。”(《直斋书录解题·岳阳风土记》卷八)

按：范致明字晦叔，乃范致虚的胞兄，建州建阳人。其弟在元祐三年(1088)已举进士，而他在十二年后的元符三年(1100)才中进士。元符三年已

是北宋哲宗的最后一年，翌年徽宗就已即位，因此，范致明的活动时间，主要当在徽宗龙飞的前十年，修撰《岳阳风土记》大概也就在这段时间之内。此书的宋刻本久佚，今存者有明嘉靖四十二年许岳刻本，另外还有明抄本，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。可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

39.公元1107—1110年（北宋徽宗大观间），程縯撰《职方机要》四十卷。

“《职方机要》四十卷，大观中晋原丞程縯撰。縯按新旧《九域》二书，上据历代诸史、地志，旁取《左传》、《水经注释》，并《通典》言郡国事，采异闻小说，绌次为书。”（《玉海·职方机要》卷十五）

40.公元1111—1118年（北宋徽宗政和间），欧阳忞撰《舆地广记》。

“《舆地广记》三十八卷，政和中欧阳忞撰。考摭史传及山经地志，为三十八篇。”（《玉海·舆地广记》卷十五）

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自序称：“古者风俗醇厚，士大夫安于所习，而无外慕不足之心，故其艺必专，兑之戈、和之弓，僚之于园，秋之于奕，皆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，而人亦未有能加之者。及至后世，日益奢靡，未始不欲以其一身擅天下之能事，而终无所至。呜呼！此后之君子所以有愧于古欤？地理之书虽非有深远难见之事，然自历世以来，更张改作，先王之制无一在者，自非专门名家而从事于此者，其孰能知之。予不佞，自少读书，私尝留意于此。尝自尧舜以来至于今，为书凡三十八篇，命之曰《舆地广记》。凡自昔史官之作，与夫山经地志、旁见杂出，莫不入于其中，庶几可以成一家之言，备职方之考，而非口传耳受尝试之说者也。传曰：‘执璿玑以观大运，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；据会要以观方来，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。’统之有宗，会之有源，则繁而不能乱，众而不能惑，地理之书纷杂淆乱，卒然视之，漫不可省，虽深识博闻之君子，亦且以为病，而又安知是非之所在？其所以处之，将必有道矣。夫以今之州县而求于汉，则为郡；以汉之郡县而求于三代，则为州。三代之九州散而为汉之六十

余郡；汉之六十余郡分而为今之三百余州，虽其间或离或合，不可讨究，而吾胸中盖已了然矣。譬如三十辐之车，制之以毂；二篇之策，统之以乾坤，岂不约而易操乎？是以愿广其书于世，必有能辨之者。世之君子，其试以是观之。政和□年三月□日，庐陵欧阳忞序。”

按：欧阳忞，宋吉州庐陵人。欧阳修族孙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八著录“《輿地广记》三十八卷，庐陵欧阳忞撰，政和中作。其前三卷，以今之郡县系于前代郡国之下。其序曰‘以今州县求于汉，则为郡；以汉郡县求于三代，则为州。三代之九州，散而为汉之六十余郡，又分而为今之三百余州，虽或离或合不可讨究，而吾胸中则已了然矣。’汉郡国一百三，今云六十余郡，不可晓也。忞为文忠族孙，行名皆连‘心’字。”可供参照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的宋九江郡斋刻本及另一宋刻本。

41.公元1111年（北宋徽宗政和元年），陈坤臣进《郡国人物志》一百五十卷。

“政和元年，汉州教授陈坤臣进《郡国人物志》一百五十卷。”（《玉海·政和郡国人物志》卷十五）

42.公元1124年（北宋徽宗宣和六年），奉议郎徐兢上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四十卷。

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自序称：“臣闻天子元正大朝会毕，列四海图籍于庭，而王、公、侯、伯，万国辐凑，此皆有以揆之。故有司所藏，严密特甚，而使者之职，尤以是为急。在昔成周，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国都鄙、四夷八蛮、七闽九貉、五戎六狄之人民，周知其利害。而行人之官络绎道路，若贺庆犒饗之类，凡五物之故，莫不有治；若康乐厄贫之类，凡五物之辨，莫不有书。用以复命于王，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。外史书之，以为四方之志；司徒集之，以为土地之图；诵训道之，以诏观事；土训道之，以诏地事，此所以一人之尊，深居高拱于九重，而察四方万里之远如指诸掌。当沛公入关时，萧何独收秦图书，及天下已定，而汉尽得知其阨塞户口者，繁何之明。隋长孙晟之至突厥，每游猎，辄记其国土委曲，归表闻于文帝，口陈形势，手画山川，卒以展异日之效。然则，乘

辘轳而使邦国者，其于图籍固所先务，矧惟高丽在辽东，非若侯甸近服，可以朝下令而夕来上，故图籍之作，尤为难也。皇帝天德地业，毕朝万国，乃眷高丽，被遇神考，益加怀徕，遴择在廷，将命抚赐，恩隆礼厚，前未之有。时给事中涪允迪，以通经之才，超世之文，取甲科、著宿望；中书舍人臣墨卿，学问高明，见于践履，恪守忠孝，临事不回，并命而行，非独其执节专对，不减古人之庸使，而风采闻望自足以壮朝廷之威灵，耸外夷之观听。拜命未行，会闻王伋薨，遂以奠慰之礼兼往。臣愚猥承人乏，获联使属之末，事之大者固从其长，而区区得以专达者，又不足以补报朝廷器使之万一。退而自讼曰，周爰咨询，歌于皇华之诗，则遍问以事，正使者之职。谨因耳目所及，博采众说，简汰其同于中国者，而取其异焉，凡三百余条，厘为四十卷，物图其形，事为之说，名曰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。臣尝观崇宁中王云所撰《鸡林志》，始疏其说，而未图其形，比者使行，取以考稽，为补已多。臣今所著《图经》，手披目览，而遥陬异域，举萃于前，盖仿聚米之遗制也。虽然，昔汉张骞出使月氏，十有三年而后归，仅能言其所历之国地形物产而已。臣愚虽才不逮前人，然在高丽才及月余，授馆之后，则守以兵卫，凡出馆不过五六，而驱驰车马之间，献酬尊俎之上，耳目所及，非若十三岁之久，亦粗能得其建国立政之体、风俗事物之宜，使不逃于绘画纪次之列，非敢矜博洽、饰浮剽，以尘冕旒之听。盖摭其事实以复于朝，庶少追将命之责也。有诏上之御府，谨掇其大概为之序云。宣和六年八月[六]日，奉议郎、充奉使高丽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、赐绯鱼袋臣徐兢谨序。”

宋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序称：“仲父既以书上御府，其副藏家。靖康丁未春，里人徐周宾借观，未归而寇至，失书所在。后十年，家君漕江西，弭节于洪，仲父来省，或谓郡有北医上宜生，实获此书，亟访之，其无恙者特《海道》二卷耳。仲父尝为藏言：‘世传余书，往往图亡而经存，余追画之，无难也。’然果不就。嘻！盖棺事乃已矣。姑刻之，留潯江郡斋，来者尚有考焉。乾道三年夏至日，左朝

奉郎、权发遣江阴军主管学事徐藏书。”

“《高丽图经》四十卷，奉议郎徐兢明叔撰。宣和六年，路允迪、傅墨卿使高丽，兢为之属，归上此书。物图其形，事为之说。今所刊不复有图矣。兢，铉之后。善篆书，亦能画，尝自题‘保大骑省世家’、‘宣和书学博士’，又自号‘自信居士’。”(《直斋书录解題·高丽图经》卷八)

按：徐兢(1091—1153)字明叔，号自信居士，和州历阳人，徙居吴县。徐林胞弟。幼颖不群，年十八入太学。工画山水神物，尤工篆籀。以荫入官，摄事雍丘、原武二县，民服其化。宣和中随使高丽，撰《高丽图经》四十卷上之，徽宗嘉悦，召对赐出身。累官大宗丞，兼掌书学。迁刑部员外郎，以时相册免，坐亲嫌谪监池州永丰。起除沿江制司参议，奉祠归。绍兴三十三年五月卒，年六十三。其所撰《高丽图经》之宋刻本久佚，传世者有明、清抄本及清鲍廷博在乾隆、嘉庆时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本。可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七十一。

前边说过，徐兢是徐林的胞弟，而徐藏书则是徐林的儿子，故称徐兢为仲父。徐藏书字子礼，初知饶州，惧去亲远，奏易旁小州以便养。乾道初改知江阴军。作新庙学，兴修水利，走蠲重敛，民甚德之。从他的上述序文看，我们可以推断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，在宣和六年(1124)八月以后至七年应当已经正式刻印出版，否则徐兢不会说出“世传余书，往往图亡而经存”这样的话。1127年遭靖康之变，其家所藏之副本也因借出未还而不见。后虽按图索骥找到线索，但书已不完。乾道三年(1167)，其侄徐藏书刻存于徽州郡斋，今亦无传。

43.公元1190—1194年(南宋光宗绍熙间)，程大昌撰《北边备对》一卷成。

“淳熙□年，程大昌在讲筵，孝宗问北虏地里，后因追记古来中华北狄枢纽相关者，条列推言之。首以四海为之总统，次载秦汉以来缘边州郡，凡北狄名号、境土、牙庭、城障、关塞所在，加以辨说，为六卷。”(《玉海·淳熙北边备对》卷十六)

按：《宋史·程大昌传》谓大昌“……光宗嗣位，徙知明州，寻奉祠。绍熙五年，请老，以龙图阁学士致仕。”因知他确曾在光宗绍熙间奉祠。所谓“奉祠”，本指敬奉祭祀。宋代专门设有祠禄之官，如宫观使、提举宫观、提点宫观等，且

文渊阁书榻上的御制诗

故宫博物院东侧文华殿后,即文渊阁所在,这里原度藏第一部缮毕的《四库全书》。虽然阁中书籍已于五十多年前运到台湾,但此地仍有与《四库全书》密切相关的遗迹值得踏访。

文渊阁内共三层,第三层中间设方形书榻,榻壁镌有乾隆帝题咏诗,南北向各一首。

北向御制诗为:

立政惟人义岂磨,股肱喜起勅几歌。
古今制异难沿袭,襄赞取同在协和。
经史历编无不备,缥緗独弃有堪多。
双松书屋东皋隐,弗出对数又以何。

题职官分纪

乙未仲春月上澣御制

南向御制诗为:

分记原通记,尊王义寓中。年经国为纬,外抑内斯崇。
统万乃惟一,会殊则以同。希珍传宋槧,遣暇可研穷。

题宋版春秋分记

乙未新正月下澣御制

此诗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书榻上的御制诗不同。文津阁书榻御制诗为“题旧五代史八韵”,可参见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1999年第4期李致忠先生之文。
(容坤)

多以宰执兼领,以示优礼。一些老病废职之官,亦往往使任宫观职,以便食其俸禄。程大昌以老而奉祠,也就是因老而做了闲差,所以才有功夫整理编撰曾经被皇帝问倒的问题。此书宋刻本久佚,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清钱曾家抄本。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北边备对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